

## 藝術帝王李後主（一）

陳葆真

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

### 前言

在中國歷史上，從來沒有一個亡國之君能像李後主（937～978）那般，受到他當代臣民的諒解和後代史家的同情。他們都肯定他是秉性寬厚的仁主。南唐不幸而亡國，實屬天命，罪不在他。因為當時北方的趙匡胤兄弟，志在統一天下。強盛的宋軍所向披靡，先後滅了後蜀（934～965）和南漢（917～971），而後兵鋒南指，直逼金陵。久戰之後的南唐，已經兵窮財盡，無力抗拒。①加上鄰國吳越的夾擊，使得南唐在腹背受敵之下急速覆亡。有鑑於此，所以後來入宋的南唐舊臣徐鉉（916～991）在為後主所作的墓誌銘中，雖然對後主稍有微言，說他「果於自信，怠於周防」，以致於「西鄰起釁，南箕構禍……」引起兵災；但是，南唐之亡，終究是「歷運之所推，古今之一貫」，是當時情況下，無可避免的定數。②如此鮮明而公正的評述，竟而可以得到宋太宗（938～997）的默許，可知這種客觀的事實，縱然是作為敵方的新統治者也不得不予以承認。

至於後代的史家和文人學者，對於後主在政治上的失敗，則不忍苛責，反而充滿同情。其中尤以元代的楊維禎（1296～1370）和明代的陳霆（1502進士）兩人的態度最為熱切。楊維禎甚至肯定了南唐承續大唐（618～907）血胤，是比北宋更早繼承中原政權的正統皇朝。他並批評北宋寧可自認是接收後周（951～960）和北漢（951～979）的合法政權，也不肯在滅南唐（975）之後，聲稱自己是大唐政權的正統繼承者，關於這點他感到不解。他在〈正統辨〉中說：

① 南唐歷經中主一朝的連年用兵和對後周的納貢，早已由富強而貧弱。參見陳葆真，〈南唐中主的政績與文化建設〉，《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集刊》，3期（1996），頁43～93。

② 徐鉉，〈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並序〉，收於《騎省集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影印故宮博物院藏本，1983），冊1085，卷29，頁221。

議者謂北漢四主逮兼郭周，至宋太平興國四年，始受其降。(宋)遂以周爲閔，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。吁！苟以五代之統論，則南唐先主常(當)立大唐宗廟，自稱憲宗五代孫。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，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？<sup>③</sup>

明代陳霆在他的《唐餘紀傳》中則更明確地說：

…宋雖繼周，然正統之紹，在李唐之全，而不在郭周之間。  
江南之唐，則長安之餘也。(宋)紹其統而殄其世，視殷  
周存杞宋，霄壤懸矣！……<sup>④</sup>

陳霆更進一步批評歐陽修在《新五代史》中把五代列爲正統，而以南唐爲僭僞；這等於是像三國時「帝魏而寇蜀者」一般，十分不當。因此，他尊南唐爲正統，輯三主之事「概稱〈本紀〉」，並蒐集南唐之事而作《唐餘紀傳》。<sup>⑤</sup>楊維禎和陳霆的這種看法，影響了明、清之際的史家如吳非三、李清、和丘鍾仁等人。他們都認爲南唐才是承繼大唐的正統皇朝。<sup>⑥</sup>這種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評論，反映出這些史家具有人性化的史觀。

他們對後主的態度之所以如此寬容，主要是他們欣賞後主優秀的人品，心儀於他出衆的才情，更憐惜他在時運不濟、無可奈何之下所遭受到的悲慘際遇。後主秉性仁厚，爲儒生、爲仁主、爲才情兼備的文人和藝術家。然而，處在那種無可如何的情況下，委曲忍辱十多年，卻仍不免國破家亡的噩運。最後，終於慘遭酖毒，而以英年謝世。這種忍辱負重、力求向善，而卻仍不免困頓、災劫的命運，正是古來多少才學兼備但卻生不逢時的文人和士大夫的遭遇！特別是那些經歷改朝換代、尤其是異族統治之下的文人和士大夫，更有這種深刻的體會。這正是爲何上述的元代和明末清初的史家會那般同情南唐的原因。由於這些類似的經驗和深刻的體會，使得後代的史家和文人學者對於後主那樣的秉賦與遭遇，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想像的了解和深切的

認同感。於是乎，在下筆評述後主時，便自然而然地情沉乎辭了。其中尤以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王國維(1877~1927)，對後主在詞學方面的成就評語最見深切。他說後主的詞「儼有釋迦、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」。<sup>⑦</sup>這樣的評語本身太過簡約深沉，以致令人乍看之下無法理解。因此陸侃如認爲「這句話似乎有點取喻不倫。但我們若將『擔負人類罪惡』解釋爲道盡士大夫們共同的悲哀，則王說實爲最深切的批評」。<sup>⑧</sup>其實後主的詞之所以感人，不僅只是像王國維或陸侃如等學者所說的那樣：「道盡士大夫們共同的悲哀」而已。個人以爲，後主詞之所以感人，主要是他經由自身從極度繁華到極度悲慘的遭遇中，深刻地體會並明白地揭示出人生際遇的變化無常，以及生命痛苦的本質。他那種身不由己，無法掌握命運的感慨，引發了人們對於生命、和存在一種無可如何的悲愴感，因而產生深沈的共鳴。這是爲何後主詞千年以來能夠深入人心的原因之所在。

歷來學者對於後主的研究著作很多，大致上可以分爲兩類：第一類是從政治史的角度來評介後主在政治上的措施和遭遇，如宋初到清代有關南唐史的著作，共約三十多種。第二類則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論述後主的詞。正如王國維所說的：「詞至李後主，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；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」。<sup>⑨</sup>後主的詞在中國詞的發展史上獨樹一格，而且影響深遠，因此吸引了古今許多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專注的興趣，有關著作不勝枚舉。<sup>⑩</sup>

本文將另從美術史的觀點來看李後主。後主本人能書、擅畫、解音律、精棋奕。他不但長於創作，而且兼擅理論，更富於收藏。南唐亡國之後，皇室的書、畫、圖籍、和珍玩，多半直接沒入北宋內府收藏，部份則流入民間及士大夫手中。南唐的畫院畫家有的被收編到北宋的翰林圖畫院。後主的美術品味在當時不但主導了南唐朝野，後來也深深地影響到北宋皇室和士大夫的審美觀。因此，作爲一個藝術家和收藏者，後主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。既然藝術家無法脫離他所處時代的影響，因此，要了解後主，也必然得了解他的個性，以及他的時代。後主既爲一國之君，因此他的處境

③ 文見周在浚，《南唐書注》(1695序)，嘉業堂刻本，卷4，附錄，頁21a。

④ 參見陳霆，《唐餘紀傳》(1544年，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69影印)，序文，頁1~12。又見周在浚，前引書，卷3，頁35a。

⑤ 同上註。

⑥ 吳非三(山賓)作《唐傳國編年圖》；李清(映碧)作《南唐書年世總釋前論》；丘鍾仁作《南唐承唐統論》。他們都以南唐爲正統。可惜這些書都已失傳。此據周在浚，前引書，凡例部份所引。又見劉承幹，《南唐書補注》(序：1795)，嘉業堂刻本，卷17，頁33a。

⑦ 王國維，《人間詞話》，徐調孚校注(台北：漢京文化，1980)，頁9。

⑧ 參見陸衍盛(侃如)，〈詞人李後主〉，收於龍沐勛等，《李後主和他的詞》(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71)，冊下，頁19。

⑨ 王國維，《人間詞話》，前引書，頁8。

⑩ 有關後主詞的論著將在本研究的第二單元：〈後主的學養與人文教育〉中討論。

與遭遇自不免和政治相關連。基於這些因素，本文雖然旨在討論後主的美術活動，但不免會涉及南唐的政治。因此，以下本文將從較廣的文化背景中來研究作為藝術家的李後主，以及在他影響之下的南唐畫壇，至於所涵蓋的議題則包括以下的四個單元：一、後主的個性與時代背景；二、後主的學養與人文教育；三、後主的藝術活動；四、南唐繪事。由於全文太長，篇幅有限，此處先刊載第一單元，其他將依次陸續刊登。

## 一、後主的個性與時代背景

後主為中主鍾太后的第六子。<sup>⑪</sup>他生於烈祖建國當年(937)的七月七日。後主本名從嘉，個性寬恕，外表俊秀，才藝出眾，為當時人所稱讚。他的相貌堂堂，風采瀟灑，據南唐遺民的回憶，說他「廣額隆準，風神洒落，居然有塵外意」。<sup>⑫</sup>據陸游的記載：後主「廣額豐頰，駢齒、一目重瞳子」。<sup>⑬</sup>他的畫像當時已有多種，多出於南唐著名的院畫家之手，其中周文矩曾畫過他的三幅肖像。南唐亡後，這些肖像全部沒入北宋秘府收藏。<sup>⑭</sup>宋神宗曾見過一幅。據說神宗當時很感動，後來皇后有孕，生下徽宗，即為李後主轉世。<sup>⑮</sup>另外，顧闳中也畫過一幅《後主道裝像》，北宋末年米芾(1051~1107)曾經見過。<sup>⑯</sup>可惜那些畫像都已失傳。目前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有一開冊頁，為後主半身像。(圖一)<sup>⑰</sup>此圖右上方有一段題記標出後主相貌的特徵，或是後人臆想之作。

後主「天性喜學問」，<sup>⑱</sup>「幼而好古，為文有漢魏風」，而且「好生戒殺」，慈悲為懷。<sup>⑲</sup>他那種溫文儒雅善良而懦弱的個性，應說是深得中主的遺傳。<sup>⑳</sup>後主秉性的溫和敦厚與他的同母長兄弘冀太子的嚴忌剛烈，恰成明顯的對比。<sup>㉑</sup>弘冀大於後主四歲以上，個性剛烈，作事積極，手法殘暴。他在中主中興元年(958)被立為太子後，曾參予朝政。<sup>㉒</sup>中主仁厚，「群下多縱弛」。至是，弘冀以剛斷濟之，紀綱頗振起，而元宗(中主)復怒其不遵法度。<sup>㉓</sup>中主由於不喜歡弘冀的剛猛作風，因而有改立他自己的四弟景遂為繼承人的意思。弘冀得知後，便在顯德六年(959)八月，設計將他的皇叔景遂殺了。但是，事隔一個月後，弘冀自己也突然暴斃。<sup>㉔</sup>弘冀卒後，雖然從嘉之前的幾個兄長也都早卒，因此依序為長，但他只是從鄭王徙昇吳王，並沒有馬上被立為皇太子。當時的重臣鍾謨想擁立中主的第七子從善為太子，因此向中主進讒言，認為從嘉「器輕志放，無人君之度」，不宜立為太子。<sup>㉕</sup>但中主仍決意依序立從嘉為繼承人。建隆二年(961)二月，中主遷都洪州，立從嘉為太子，留守金陵為監國。同年六月，中主薨於洪州。七月，從嘉嗣位於金陵，改名「煜」，是為後主。<sup>㉖</sup>

後主享年短促，只有四十二歲。他的一生大起大落，由錦衣玉食、榮華富貴，轉為亡國之君、階下囚徒，最後被酖而死。生於帝王之家，他個人生活的變化，也和南唐國運的盛衰休戚相關、榮枯同命。以個人淺見，後主一生命運的起落，可以他二十二歲(958)為界，分為前、後兩個時期。前期的

⑪ 此據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四部叢刊(台北：商務印書館)，冊12，卷5，頁22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四部叢刊，冊12，卷3，頁15；龍哀，《江南野史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卷3，頁82。但北宋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126作「第五子」之說；又北宋人撰《五國故事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210作「第二子」之說。

⑫ 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59。

⑬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5。

⑭ 宋徽宗敕編，《宣和畫譜》(約編於1120年左右)，畫史叢書本(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4)，卷7，頁70。

⑮ 此為宋人報應觀，參見周在浚，《南唐書注》，前引書，卷3，頁35b。

⑯ 米芾《畫史》，收於于安瀾編，畫品叢書(上海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2)，頁217。

⑰ 見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故宮書畫錄》(台北：故宮博物院，1965)，冊4，卷7，頁42，《歷代帝王半身像冊》，第32開。

⑱ 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前引書，頁58。

⑲ 參見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前引書，頁126。

⑳ 關於中主的個性研究，參見陳葆真，〈南唐中主的政績與文化建設〉，前引文。

㉑ 參見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前引書，頁126。

㉒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7，頁35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，頁13。

㉓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7。

㉔ 同上註。又關於弘冀的個性，參見徐鉉，《文獻太子詩集序》，說他長於詩文；又說他「…閒館暇游，未嘗釋卷。深遠莫測其際，喜愠不見於容」。見《騎省集》，前引書，卷18，頁143~144。弘冀去世後，徐鉉並為他作過〈祭文獻太子文〉，見同書卷20，頁158~159；〈文獻太子挽歌詞五首〉，同書卷4，頁31~32；〈文獻太子哀冊文〉，同書卷14，頁109~110。

㉕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前引書，列傳4，頁32。

㉖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5。

二十二年(937~958)是他生命史上發展、茁壯的時期：一切由無到有，而且達到最佳狀態，生活中洋溢著幸福與美滿。後期的二十年(958~978)則是他生命中最暗淡與悲慘的時期：一切幸福美滿逐一土崩瓦解，最後以慘死結束。後主所經歷的這兩種前後截然不同、充滿戲劇性巨變的遭遇，正好鮮明地印證了佛家所標示的生命歷程：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這四個連續性的無常劫變。以下，我們先來看他前期生活的概況。

後主生於(楊)吳天祚三年(後晉天福二年，937)七月七日。三個月後，他的祖父代吳自立，建立南唐，定都金陵，年號昇元，是為烈祖。七年後(943)他的父親中主繼位，他貴為皇子。南唐此時國勢蒸蒸日上，府庫充實。<sup>②7</sup>在安樂的環境中，他讀書習字、作詩填詞、彈琴度曲、射弋下棋，文武兼修。特別在文學和藝術方面，他因在此時奠定了深厚的學養基礎，是以日後得以展現多方面的才華。他的生活稱心如意。十八歲(954)時，他娶周宗的長女娥皇為妻，是為大周后(昭惠后)。大周后為絕色美女，通書畫，擅音律，尤工於琵琶，與後主志趣相投，琴瑟和鳴。後主享受著幸福的家庭生活。<sup>②8</sup>當他二十二歲(958)那年，大周后生下了長子仲宣。後主幸福的家庭生活在此時達到了頂點。他這段時期快樂的生活，真切地反映在他的詩詞作品中。<sup>②9</sup>但是，這段幸福歲月的末端卻牽引了沈重的缺憾。這時南唐的國勢也已經由富強而步向貧弱。在中主錯誤的策略下，南唐連年用兵，已經兵疲民困，特別是從後主成婚的次年(保大十三年，955)開始，南唐即與北方的後周連年交戰，不幸地，又節節敗退。到了後主得長子仲宣的那一年(958)，南唐在國土方面，已因兵敗求和而盡割江北十四州之地給後周。南唐只剩下了江南十九州的半壁江山。不但如此，中主也在被逼的情況下，去國號，自稱江南國主，並捨去南唐年號「交泰」元年不用，而改為後周顯德五年，可謂曲辱之至。在財政方面，則早自保大十四年(956)開始，中主已幾次派重臣向後周納貢。所捐納的財帛器物數量之大，足傷國本。而此後終南唐之世，不斷向北方後周及北宋納貢的結果，造成了南唐財政貧困的重要成因。<sup>③0</sup>這種喪權辱國的事件，後來到了文弱的後主手中，只有愈演愈烈。

②7 關於南唐烈祖和中主時期的國勢，參見註①。

②8 參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6，頁28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3。

②9 關於這點，已有多位學者討論過。詳見本研究第二單元探討後主詩詞的部份。

③0 有關中主向後周納貢事，參閱註①；後主向北宋納貢事，見本文後面的討論。

而後主晚期的二十年便在這巨大的天網之中掙扎，徒勞無功，終至亡國。

後主在二十二歲以後便逐漸步入那充滿哀傷、抑鬱、暗淡、悲慘的後半生：先是周遭至親骨肉連續亡故的打擊，最後則是國破身亡的慘局。在家庭方面，當他二十三歲(957)時，先是他的長兄弘冀太子酖殺皇叔景遂，一個月後，弘冀太子自己也暴斃。<sup>③1</sup>後主二十四歲那年(960)，北方趙匡胤取代後周稱帝。這給予中主莫大的威脅，因而在次年(961)二月遷都洪州(南昌)。後主被立為太子，留守金陵。但是同年六月，中主卻病逝在洪州，後主隨著在金陵即位。<sup>③2</sup>這一年，雖然大周后生了次子仲宣，但這卻無助於後主喪父的哀痛和初任弱國之君那種沈重的責任感。更不幸的卻是三年之後(964)，也就是後主二十八歲的十月，聰穎伶俐的次子仲宣突因驚嚇致病而死。更慘的是，一個月後，久病的大周后也因憂傷過度而亡。<sup>③3</sup>第二年(965)，後主的母親鍾太后也逝世了。<sup>③4</sup>在短短的六年之間，後主經歷了叔父和長兄的暴斃，以及父喪、母亡、妻卒、子殤的不幸。這一連串的家庭變故，打破了他早期生活那種無憂無慮的歡樂情境，使他深深地陷入在哀痛的情緒中。在政治方面，孱弱的南唐面對強盛的北宋，只有委曲求全，不斷地納貢，既失尊嚴，又日漸貧困。傷心與曲辱交逼，使後主身心交瘁。他在這時期中所作的許多詩文，便流露出這種沈痛抑鬱的心情。<sup>③5</sup>這種情形差不多一直持續了十年，直到亡國(975)為止。

這期間，雖然後主的生活和心情也經過巨大的變化，但那是由積極而趨消極，由振作而趨逃避，原因仍在於他情感上的無法自持以及政治局勢的每下愈沉。原來後主在三十二歲(968)那年正式納娶周宗的次女為后(小周后)。<sup>③6</sup>此後，生活形態上有了極大的轉變：一方面耽於逸樂，與小周后過著奢靡的生活；另一方面則篤信佛教，幾乎到了迷妄的地步。他在稍早曾經勤

③1 此二事並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6，頁28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3。

③2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4，頁20~21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，頁14。

③3 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6，頁28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3。

③4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6，頁27~28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3。

③5 本期作品特色將在本研究第二單元，關於他的詩詞部份中討論。

③6 小周后傳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3；卷6，頁30~31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3~74。

於政事，還思有所作為的情形，已不可再得。<sup>①7</sup>這是一種逃避現實的生活態度。以個人的觀察，造成他這種個性上的轉變，可能有以下的三個原因：首先是親人連年而卒對他的打擊，使他對人生與命運產生無可如何的無奈感，因而對於原來就已深信的佛教更加篤信，以寄託苦悶的感情。其次是對國事不可為而為之的無力感，使他逃向逸樂，以便忘卻現實上的失意。因為此時北方的宋，在平荆南(963)二年後又滅了後蜀(965)，統一天下的雄心已不言而喻。後主當然倍感威脅，但又無力抗拒，其憂悶可知。加上連年對宋竭誠納貢，造成國用不足，府庫空乏。面對財政窘境，他更無力改善，是以鬱鬱不樂，因而轉趨逃避。第三個原因是小周后對他的影響。小周后年少驕縱，專寵好妬，在文學和藝術上遠不及大周后的素養。<sup>①8</sup>後主早期與大周后二人所過的那種以文藝相愉悅的高品味生活，在此時因小周后的趣味不同，而轉變為講求細緻、精巧、與奢華。<sup>①9</sup>

雖然後主在家庭生活上重拾歡樂，但是整個國家大局卻每下愈況。他仍是委曲求全，對宋納貢不絕。為表竭誠及慎重，後主幾度派自己的弟弟入貢：開寶元年及四年(968, 971)二度派從謙貢宋。四年，再度派從善使宋。但從善卻被羈留在汴京當人質。這令後主又一次為骨肉分離而憂傷。<sup>②0</sup>開寶七年(974)，他又派從鎰入貢。<sup>②1</sup>但這仍舊阻止不了宋兵來伐的厄運。開寶八年(975)十一月，南唐終於亡國。那年後主三十九歲。次年(976)元月，後主與皇室以及隨員被押到了汴京，開始他最後三年的囚徒生涯。這也是他生命中最為淒慘的階段。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(978)七月八日，後主逝

世，享年四十二歲。他在亡國之後所作的詩文，悲痛沈鬱，感人肺腑。縱觀後主前後兩期的生活與遭遇，明顯地呈現了兩極化：前期愜意萬分，後期則憂苦之至，正是佛法所說的，從「成、住」到「壞、空」的生滅變化。而造成他從榮華轉向悲厄的最大外力，正是北宋的壓迫。因此，以下我們必得對他與北宋之間的關係作一摘要式的探討。

後主所接掌的南唐，是中主留下的已經貧弱的江南半壁江山。面對方興未艾的北宋，文弱的後主既無力也無膽去收復江北的失土。因此，當南唐名將林仁肇建議以詐反抗命的方法打回江北，他卻害怕地予以否決。更可悲的是他不久便中了宋太祖的反間計，反而酖殺了林仁肇。<sup>②2</sup>就為維持江南那片殘局，他也拿不出有效的外交政策。在他統治南唐的十五年(961~975)之間，對於北宋，他所作的只是一意的忍辱求生，苟且偷安；諸如降爵位、損制度、連年納貢、犒軍、賀節等等，處處顯示弱國無外交的困窘。據史料得知，建隆二年(961)，當他一即位，便馬上以臣屬的身份，派馮延魯奉「表」上聞於宋太祖。<sup>②3</sup>宋使來到金陵，他便著人拆下皇宮屋頂上象徵皇權的鸞尾；自己則換上紫袍相迎。宋使離去後再一一復原。<sup>②4</sup>開寶四年(971)，為表忠誠，後主甚至去南唐國號，自稱「江南國主」，表示藩臣地位。開寶五年(972)，他下令貶損儀制，降各王爵為公爵，除去宮殿鸞尾，並著紫袍見宋使，正式表明南唐僅為一地方政權而已。<sup>②5</sup>由上述這些舉止措施可見後主處處小心，在名號與尊嚴上儘量讓步，唯恐得罪北宋。然而，在這些之外，對南唐造成最嚴重而最具實質性傷害的，卻是他連年用各種名目，以大量財帛和物資去入貢北宋，而造成財力上巨大的損失。這種作法開始於中主時期。個人檢視史料，得知中主入貢後周六次，而後主入貢北宋則至少也有二十次，謹在此列表說明如下：

①7 據無名氏，《鈞礪立談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58~59：「後主天性喜學問，嘗命兩省承郎，給諫詞掖集賢勤政殿學士，分夕於光政殿，賜之對座，與相劇談，至夜分乃罷。其論國事，每以富民為務……」又，此事夏承焘在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（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4年影印1955年版），頁48，列為乾德五年三月之事，又所引文與四庫本稍異。

①8 小周后善妬又專寵，後宮嬪妃多避嫌以免禍。參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6，頁31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13，頁74，〈保儀黃氏〉傳中所載。

①9 關於後主與小周后的奢華生活，參見夏承焘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前引書，頁51~54。

②0 據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：「後主天性友愛，自從善不還，歲時宴會皆罷。惟作〈登高賦〉以見意，曰：『原有鴛鴦相從飛，嗟我季兮不來歸。』」見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127。

②1 以上諸人入貢事分別載於從謙、從善、從鎰傳，參見馬令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4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7~78。

②2 有關林仁肇之事，參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2，頁54~55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1，頁64。

②3 表中措辭極盡謙恭之能事，參見清嘉慶校編，《欽定全唐文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影印1814年版），冊3，卷128，頁1617~18。

②4 參見馬令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3~24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5。

②5 參見馬令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4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6~17。

## 南唐入貢後周與北宋簡表 (956~975)

## A. 中主時期

單次	時間	使臣	性質	物品	文獻
1.	956 保大十四年 二月	鍾謨 李德明	1.奉表入貢  2.犒軍	1.金器千兩 銀器五千兩 錦綺紋帛二千匹 御衣犀帶茶葉 2.牛五百頭 酒二千石	陸游《南唐書》2:12 (以下簡稱陸書) 夏承焘《南唐二主年譜》33 (以下簡稱夏譜)
2.	956 保大十四年 三月	孫晟 王崇質	入貢	金一千兩 銀一萬兩 羅綺二千匹	同上
3.	958 中興元年 交泰元年三月 (五月改元顯 德五年)	陳覺	入貢	方物	陸書2:13 夏譜:32
4.	958 顯德五年八月	1.馮延巳  2.徐達	1.犒軍  2.買宴	1.銀十萬兩 絹十萬匹 錢十萬貫 茶五十萬斤 米二十萬石 2.金器五百兩 銀器五千兩 銀龍一座 銀鳳二隻 錦綺千匹 細馬二匹	陸書2:13 夏譜33  陸書2:13 周在濟《南唐書注》 引周世宗 實錄 夏譜:33
5.	960 建隆元年三月	不詳	朝貢	不詳	陸書2:14 夏譜:36
6.	960 建隆元年七月	龔慎儀	入貢	乘輿服飾	同上

## B. 後主時期

單次	時間	使臣	性質	物品	文獻
1.	961 宋建隆二年 八月(?)	馮延魯	奉表入貢 陳襲位	金器二千兩 銀器二萬兩 紗羅絹絲三萬匹	陸書3:15 夏譜:39
2.	962 建隆三年三月	馮延魯	入貢	不詳	陸書3:15 夏譜:40
3.	962 同年六月	翟如璧	入貢	金器二千兩 銀器一萬兩 錦綺綾羅一萬匹	陸書3:16 夏譜:40
4.	962 同年十一月	顏彝	入貢	不詳	陸書3:16 夏譜:40
5.	963 宋乾德元年 三月	不詳	犒宋師平荆南	不詳	陸書3:12 夏譜:40 周注3:9a
6.	963 同年十一月	1.不詳 2.不詳	1.入貢賀南 郊禮 2.入貢賀冊 尊號	1.銀一萬兩 絹一萬匹 2.絹萬匹	夏譜:41 周注3:9b
7.	964 乾德二年二月	1.不詳 2.不詳	1.入貢  2.別貢	1.銀一萬兩 綾一萬匹 絹一萬匹 2.銀二萬兩 金器龍鳳 茶酒器數百事	夏譜:43 周注3:9b
8.	964 同年五月	不詳	入貢賀宋 文明殿成	銀萬兩	夏譜:44 十國春秋17
9.	965 乾德三年二月	不詳	入貢賀長春節	御衣 金銀器 錦綺以千計	夏譜:47 周注3:10b
10.	965 同年四月	不詳	入貢賀宋收蜀	銀, 絹以萬計	夏譜:47 周注3:11a



11.	968 開寶元年六月	從謙 (吉王)	入貢	不詳	夏譜: 49
12.	968 同年、月不詳	韓熙載	入朝	不詳	周注3:11a
13.	971 開寶四年春	不詳	入貢	占城大食國 所送禮物	夏譜: 61、 陸書3: 作七月
14.	971 同年、月不詳	從謙	入貢	珍寶、器用、金帛 買宴(數不詳)	夏譜: 61
15.	971 同年十月	從善 (鄭王)	入貢後 被羈不得歸	不詳	陸書3:16、 夏譜: 61 周注3:12
16.	962 開寶五年二月	不詳	入貢賀長春節	錢三十萬(歲以爲 常) 米麥二十萬石	夏譜: 62
17.	974 開寶七年五月	陸昭符	入貢	不詳	夏譜: 66
18.	974 開寶七年十月	從鎰 (江國公)	入貢	帛二十萬匹 白金二十萬斛	陸書3:17 夏譜: 68
19.	同上	潘慎修	入貢、買宴	帛萬匹 錢五百萬	陸書3:17 夏譜: 127
20.	975 開寶八年六月	徐鉉	入朝	厚貢方物, 求緩兵不報	同注3:25b-26a
*	975 開寶八年十一月 金陵破南唐亡				

和中主入貢後周的次數(六次)和財物數量比較起來,後主貢宋次數高達三倍以上(二十次);而且在開始的前三次(建隆二年到三年,961~962之間)所用以貢宋的財物中,出手更加闊綽,金銀數目幾乎都是中主時的兩倍以上。這顯示出他事宋謹慎、百般討好的用心。但隨著國庫的虛耗,他越到後來越是力不從心。因此,建隆三年(962)第四次入貢以後,南唐已少用純金,而只有銀兩加上其他貢物了。因為南唐在中主末年到後主初年之間,由於貢周和貢宋,使金銀大量流出,而造成財政困難,只好改革幣制。鍾謨和韓熙載分別建議鑄造鐵錢以取代銅錢。<sup>①⑥</sup>但由於十個鐵錢才值一個銅錢,

因而幣值大貶,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。加上北宋建隆元年又下令江北不准使用江南錢,<sup>①⑦</sup>江南錢在換成宋幣時更加上一層損失。這使得南唐也無法利用貿易賺得外匯以補救國內經濟困乏的窘境。在國用日蹙的情況下,入貢品也就日益寒儉了。到開寶五年(972)的貢品中,連銀也拿不出來,只有錢三十萬加上米麥等物了。而到開寶七年(974)十月,宋師已伐南唐,後主在危急存亡之際派潘慎修入貢買宴時,能拿得出手的也只剩下帛萬匹和錢五百萬而已。此時南唐財力的枯竭情況再也明白不過了。綜觀南唐從中主末年到後主一朝的二十年(956~975)之間,由於長期入貢後周和北宋的結果,損耗國本到日暮途窮的地步,閱之令人愴然。<sup>①⑧</sup>

反觀北宋又如何處理對南唐的外交關係呢?當時的宋太祖聽取趙普的意見,正有計劃地一步步併吞天下。對於南唐,他在前十年(961~970)表面上先採取了恩威並施、和平共存的政策:一面享受著南唐因畏懼而時常入貢的大量珍貴物資;一面略施小惠,以維持兩國之間的關係。這些小措施包括乾德二年(964)派官階較低的「作坊副使」魏丕去參加南唐大周后的喪禮;<sup>①⑨</sup>同年救賑南唐的飢荒;<sup>②⑩</sup>開寶元年(968)救濟南唐旱災(968);<sup>②⑪</sup>並且歲賜南唐羊和馬。<sup>②⑫</sup>但是,當宋平後蜀(965)和滅南漢(971)之後,對南唐的態度便轉趨強硬。以下諸事可以爲證:扣留入使的鄭王從善

①⑦ 參見劉承幹,《南唐書補注》,前引書,卷3,頁3b~4a。

①⑧ 清代無名氏作《南唐史》,在〈兩朝事大〉條中已注意到此事,收於清代稿本百種彙刊(台北:文海書局,無出版年月),頁111~135。

①⑨ 見陸游,《南唐書》,卷3,頁16。

②⑩ 周在浚,《南唐書注》,前引書,卷3,頁106;劉承幹,《南唐書補注》,卷3,頁19a。

②⑪ 周在浚,《南唐書注》,卷3,頁12a;劉承幹,《南唐書補注》,卷3,頁12b。

②⑫ 劉承幹,《南唐書補注》,卷3,頁9a;又南唐本向南漢買馬,971年宋平南漢以後,馬的來源斷絕,只靠北宋年賜。宋軍伐南唐得戰馬,上有宋記。此事南宋曾敏行已記載,見其《獨醒雜志》,1185年序,四庫全書,冊1039,卷1,頁527。

②⑬ 馬令,《南唐書》,卷5,頁24;陸游,《南唐書》,卷3,頁17。

①⑥ 關於南唐兩次鑄鐵錢以代銅錢事,參見馬令,《南唐書》,卷4,頁20;卷5,頁23;卷13,頁56(韓熙載傳);卷19,頁77~78(鍾謨傳);陸游,《南唐書》,卷2,頁14;卷3,頁16。

(971)；<sup>⑤④</sup>在汴京建禮賢坊，以待後主入降(972)；<sup>⑤⑤</sup>令盧多遜到金陵求江南十九州圖經，後主不敢不從(973)；<sup>⑤⑥</sup>用反間計使後主酖殺南唐名將林仁肇；<sup>⑤⑦</sup>兩次命後主赴汴京助祭柴燎之禮，想扣留後主，後主稱疾不敢從(974)；<sup>⑤⑧</sup>派曹彬和潘美以水師直取金陵，同時邀約吳越出兵攻潤州，夾擊南唐(974)；<sup>⑤⑨</sup>最後，攻下金陵，奪取南唐內府珍藏，並俘虜後主和隨員四十五人赴汴京(975)。<sup>⑥①</sup>

宋太祖攻伐南唐，本是師出無因。不論南唐十多年來再怎麼小心翼翼地服侍北宋，也無濟於事。正如王稱在《東都事略》中所記：當宋兵圍金陵，南唐危急時，後主派徐鉉入汴京求緩師，但宋太祖卻明言：「天下一家，臥榻之側，豈容人鼾睡？！」<sup>⑥②</sup>由此可知，宋太祖雖明知師出無名，但志在必得天下，因此，南唐之必亡，也只是時間早晚的事了。這是為何徐鉉後來在為後主所寫的墓誌銘中，毫不諱言地說南唐之亡是「歷運之所推，古今之一貫」。<sup>⑥③</sup>作為當事人的他，對南唐亡國的原因是最明白不過了。然則後人又怎忍心將它歸罪於後主一人呢？

在巨大的外力衝擊之下，個人的願力極端渺小。這便是老子所說的：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」。後主一生由榮華富貴轉變到困頓危厄的悲慘遭遇，實非由於他個人的行為失檢所致。至於南唐終於亡於宋兵之手，實因敵我勢力過於懸殊之故，並非後主一人所能挽回的局面。因此不能為此而誣他為荒淫無道的昏君。相反的，後主本人不但不是昏君，反而是個極具學養的謙沖君子。雖然宋太祖在滅南唐之後，不屑地批評後主為一「翰林學士」，以

此譏刺他不配作為一國之君；<sup>⑥④</sup>然而後主人品之仁厚，學養之豐碩，才情之高絕，正足以反映南唐文化的高度成就。這卻是當時只知兵戎、急於事功的北宋君主所無法與之匹敵的。依個人管見，構成後主學養的重要因素有四：一為儒學，二為佛教，三為文學，四為藝術。在下面幾個單元中，作者將從這四個角度來討論後主的學養與人文教育。

<sup>⑤④</sup> 見夏承焘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62～63，引《石林燕語》，《十國春秋》吳越世家條。又參見清·周城撰、單慕遠點校，《宋東京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），頁207～208。

<sup>⑤⑤</sup>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4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7。

<sup>⑤⑥</sup>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2，頁54～55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1，頁64。

<sup>⑤⑦</sup>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4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7。

<sup>⑤⑧</sup> 周在浚，《南唐書注》，卷3，頁21b～22b；劉承幹，《南唐書補注》，卷3，頁13b～14a。

<sup>⑤⑨</sup>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6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8。

<sup>⑥①</sup> 見王稱，《東都事略》（台北：中央圖書館重印，1990），冊1，卷23，頁402。

<sup>⑥②</sup> 見註④。

<sup>⑥③</sup> 參見葉夢得，《石林燕語》，紹興（1131-1161）初年刊，四庫全書，冊863，頁572。





〈圖一〉 無名氏，《李後主半身像》絹本設色，冊頁，台北故宮博物院